

風吟 雲海

平四也

南杉 东篱 著

一曲谱写民国时期湘南儿女
追索、沉浮与奋进的挽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海风云/南杉,东篱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559-0152-5

I.①岭… II.①南…②东…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04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8 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青山有幸	1
短衣帮	2
伏虎集	10
搏虎兄弟	20
叛逆少女	35
剪纸为兵	57
粤头楚尾	78
烟雨锁羊城	93
两个虔诚的人	105
潮起珠江	115
彼岸花	128
诚心诚意	147
矿硐深处的抗争	163
莫斯科的夜晚	187
北伐大军	201
有四两的伟大计划	215

风雪突变	231
迷途	245
天涯寻正道	263
可怜无数山	286
失败未必非豪杰	301

引子 青山有幸

粤头楚尾，楚越要隘，先秦故道，阳光穿过白云，通透地照射着五岭山麓。一阵凉风从天而降，如凤鸣般，吹皱了长满巨大阔叶木的树林，诉说着这茫茫岭海的故事。

此地水木清嘉，群峰耸峙，时有温溪奔流于潇湘之间。云栈上，一行人正骑马而行。马蹄踏处，有泥石滚下山谷，行人心惊胆战，马鸣不止。其中一人却长啸一声，策马快行，到了山头，才下马眺望。

此人身着将军服，年近六十，脸上写满沧桑，但精神抖擞，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将军叫康介白，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此时，全国战事已平，康将军便向军委告假回到他与战友们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

千山万壑，风起云涌，康将军牵马回望，心情不禁起伏难静，那些如光风霁月的战友，跌宕起伏的往事，追寻救国真理的苦难岁月，如潮水般在脑海里澎湃……

第一章 短衣帮

民国初年的一天，五岭山区的汝城，康介白挑着刚砍的一担柴入城，找了个位子，交了摊位费和杂税，耐心等顾客。休息的当口，就听见远处一阵骂骂咧咧，定睛一看，原来是东家何犬养老爷的家丁。家丁一来，二话不说，便扯着康介白要收柴的山价。

家丁歪着嘴说道：“老爷家的山，允许你们穷鬼砍柴，就要记得交山价！”

山是祖先留下的公山，什么时候变成东家的？这明明是敲诈。康介白气愤地白了家丁一眼：“山是公山，我家也有份儿的。”

家丁蛮横地说：“老爷说过，民国是法制社会，山已经在老爷名下，砍柴要交山价。”

康介白更气愤，抬高了一个嗓音：“你们明明是欺负穷人。”

家丁见康介白不给钱，狠狠地拽起他的衣襟：“交不交钱？不交，我打死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康介白坚决地说道：“不给！”

“好啊，狗来奴造反了！”家丁说着，挥手打了康介白一个耳光，扑上前抢钱，嘴里喊着，“打死你这没人养的野种！”

康介白忍无可忍，一脚踢飞家丁，担起柴往家里跑。

康介白住在城外一个破庙里。他回到家里，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

康母是温柔贤惠的小足女子，正坐在床沿给人家缝衣衫，见康介白一身汗



家丁见康介白不给钱，狠狠地拽起他的衣襟：“交不交钱？不交，我打死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康介白坚决地说道：“不给！”

水，问道：“你又到哪里飞了？不要惹是生非！”

康介白说出原委，一边拿起水壶灌了个痛快。康母生气地说：“老爷要你给，你就给他嘛，你还打他的家丁！”

康介白辩白：“他们太绝了，明着欺负人！”

康母厉声说道：“你闯大祸了，还顶嘴！”拿起扫把便打。

康介白大声应道：“我没有错！”

康母边打边骂：“你快去给老爷道歉！”

康介白也不躲，硬声道：“凭什么我去道歉？道歉的应该是他家。”

“你去不去？”康母手也打累了，声音越来越低，“你这匹飞马！去不去？”

母子正争执着，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嚷嚷声，家丁带着警察踢门而进。

康母吓呆了，连连后退。康介白忙护着母亲：“你们想干什么？”

家丁指着康介白，说道：“就是这个狗来奴造反打我！”

警察二话不说，上前抓住康介白便打，然后把他五花大绑一通，拖着往门外走，不容他争辩。康母放声大哭，顿时晕倒在地上。

闻声而来的邻居请来保长。

保长问了情况，赶紧追上警察，哈腰递烟，好歹哀求不抓康介白走。

警察头说道：“这狗来奴皮痒，不坐县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去县狱，他娘活不了，你们就大人大量，饶了这狗来奴吧！”保长哀求。

警察头说道：“这我答应不了，得问主家。”

保长又求家丁：“你有什么要求啊？”

家丁不作声，保长又递了根烟：“只要您说，都依您！”

“这狗来奴，你要多管教。这样吧，我的医药费是要赔的。”家丁丢了烟头，数了数警察人数，说道，“你知道，这些官老爷也要打发的！”

保长心凉了半截。

只见康母一拐一拐地赶来，拿出家里省吃俭用下来的十个大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放了我儿子！我都答应！”

家丁掂量掂量大洋，哼了一声，说道：“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分儿上，这次就饶了他，但这点钱是不够的，今年秋收，谷子全部挑到老爷家抵数！”

康母和保长频频点头，哈腰致谢，家丁和警察才丢下康介白扬长而去。摸着伤口，康介白气得咬牙切齿，愤恨道：“你们这帮臭贼！”康母急忙捂着他的嘴，抱着他又哭又骂又心疼。保长见此，恨铁不成钢：“你啊你，不要闯祸了！”

母子回到家里，康母见儿子受尽委屈，疼惜又难过，说道：“我不是叫你凡事忍一忍吗？”

康介白心里不服气，见母亲泪水涟涟，只得低声应道：“娘，你放一万个心。我都听娘的，凡事都忍。”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康母应声而去，只见一个郎中扮相的男子恭敬请求：“大婶，能讨碗水喝吗？”

康母收起泪水，热情说道：“先生请进屋。”

康介白拿出家里唯一的小板凳给郎中坐。康母给郎中端来凉水和红薯，满怀歉意地说道：“只有这些！”

郎中饮水后，气色大好，说道：“人好凉水也甜！”

康母递上红薯，让郎中蘸着盐吃。“这是你们母子果腹之物，我如何敢消受！”郎中连连推托。

康介白说道：“看先生的样子，想必饿了。我家里虽然不富裕，但红薯还吃得上。”

“那我就不客气了。”郎中说着，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红薯。见康介白的手脚青一块肿一块，又说道：“你们古道热肠，我无以回报，给你擦些跌打药吧。”

郎中边擦药边问：“这些伤一定是东家使的坏，县衙打的。”

“这帮臭贼……”康介白刚开口，康母又训道：“你还没有被打饱吗？”

郎中摇摇头，话锋一转：“唉，虽然是民国，穷人的日子难过啊！这民国不是为穷人建立的。”

“命中注定是穷人，要认命。”康母尴尬地笑。

郎中说道：“大婶，话又说回来。穷人也不能认命。穷人就像是散沙，用石灰粘起来就可以砌墙，遮风挡雨。”

康介白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道理，好奇地问：“先生游走江湖，见多识广，你说说穷人怎么才能粘起来。”

郎中放下药，清了清嗓子：“东家财主身穿长袍不做事，在官府的支持下作威作福，他们是长衣帮。而我们身穿短衣，天天为东家当牛做马，人多却受尽欺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穷人不团结。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穷人的帮派，建立一个短衣帮，相互帮助，东家财主就不敢欺辱我们了。”

康介白连忙摆手：“短衣帮聚在一起会作乱的。”

“不会的，我们有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仗义锄奸三大信条。我们提倡的是

建立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的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郎中头头是道。

康母是经过了太平天国之乱的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不是学太平军吗？！郎中明为行医实是鼓动人造反。”见康介白听得津津有味，怕他入迷，赶紧对郎中下逐客令：“先生，谢谢你的药。本想留你，可是我们要出门走亲戚。”

郎中听出味来，收拾药箱便告辞。康介白想跟出门问哪里有短衣帮，被康母拽着不许。临走前，郎中给康介白撂下话：“我姓叶。你若想清楚了，定会再见！”

这日下午，康介白去县城不远的热水湖里挑水，见饥民纷纷往一边拥去，郎中也在其中。康介白本想告诉他要小心，郎中却已匆匆离去，又见一群警察背着枪向犬养老爷家跑。路上有人边跑边喊：“不得了！短衣帮造反！”“短衣帮抢粮食，拖猪羊，抢饭吃！”

果然，康介白远远见犬养老爷家冒着烟，很多饥民背着粮食往外跑。警察见人便射击，枪声大作，一时间，饥民们哭声震天，鲜血四溅，惨不忍睹。

“怎么会这样？”康介白脑子里一片模糊，又想到家里的娘，赶紧挑着空水桶往家里跑。有警察见康介白在跑，向他开枪，把水桶打了个洞。

家里，康母也听到枪声，正焦急地等儿子。见儿子匆匆挑着破水桶回来，赶紧拉进屋关门，六神无主，一个劲说道：“如何得了！如何得了！”

康介白安抚母亲，说道：“娘不要慌，我们又没参与。”

康母愁眉苦脸地说：“天下要大乱了。你千万不要出门。”

还没平静下来，只听“啪！啪！”两声，有东西在屋外撞门。康介白要开门看个究竟，康母忙拉住他，但门还是开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跌进屋，把康母吓得惊叫起来。血人被枪打中，已经奄奄一息。康介白一看，血人是郎中！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搞不好自己受株连。康母紧张至极，嘴里却忍不住说着：“可怜！可怜！”急忙让康介白把郎中背入家里的祭台下，一边关紧门，端来水给郎中喝。郎中喝了些水，挣扎着要走，康母说道：“看你这样子，如何走得了啊。就在这里躲着吧。”

郎中要谢，却又昏厥过去。

“开门！开门！”警察已经来搜查郎中了。

康母吓得面如死灰，康介白很男子汉地说：“娘不要怕！”说罢，拿起砍刀用

力在脚上一刷，鲜血直流…他捂住伤口，忍痛把门打开。

警察举起枪问道：“你看见一个流着血的郎中吗？”

康介白故意一拐一拐，说道：“没有！”

“短衣帮鼓动饥民造反，叶郎中是头目。”士兵指着地上的血迹问道，“你门口的血哪里来的？是不是受伤的郎中躲进了你家？”

康介白扶着门，挪动着流血脚，说道：“刚刚劈柴不小心弄伤了脚，正想去找郎中看呢。”

“劈柴劈到脚上，你真是大笨蛋。”警察看了看康介白的脚，说道，“如果发现了叶郎中，要向衙门报告，有奖赏的！”

见警察走了，叶郎中从祭台下爬了出来。他对康介白鞠了一躬，说道：“你可以抓我去县上领赏，得了赏银，你娘也衣食无忧。”

康母正给康介白补衣服，说道：“我们才不稀罕赏银！”

康介白扶叶郎中坐下，说道：“你是为我们穷人落的难，我们应该帮助你。”

叶郎中击掌说道：“有志气，有骨气，现在就少你这样的年轻人。”

郎中一时激动，碰到了伤口，痛得嗷嗷叫，但仍然兴致勃勃地对母子俩说道：“我这次是有些鲁莽，但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短衣帮才是穷人的组织，孙中山先生等很多大人物都曾经参加短衣帮，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独裁，革命还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又悄悄活动。”

康母见叶郎中又讲短衣帮的好处，急忙放下针头：“我知道短衣帮是为穷人的，但这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打仗，你却劝人造反，搞得不太平，总不是什么好事。”

康介白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也说：“是啊，你看民国还不是东家的天下？你们再造反也不过我家门口换一面旗子。再说造反，打来打去受苦的都是穷人，你不要再鼓动人造反了。”

叶郎中想想觉得康家母子说得很有道理，黯然地说：“你们说的也是。”

“穷人要认命，安安心心过日子，遇事忍一忍就过了。让人不蚀本，那些被打死的饥民，真是造孽！”康母虽然不识字，但凡事都信奉“忍”的哲学。

叶郎中叹了一口气：“我总不甘心，为什么打天下的是穷人，却没有保护穷人的天下。”

康母劝道：“不要再说什么空道理了，我们穷人有个温饱就安心了。”

叶郎中见屋外已经平静，怀着歉意对康母说道：“我这条命是你们母子给的。”

我在广州参加的组织叫悔明社，作为报答，到时候，我会送你的孩子去那里读书。”说着便想起身告辞。

康介白忙拉住郎中，挽留道：“衙门要抓你，你的伤又没好，能去哪里？还是养好了伤再说吧。”

“是啊，你看你坐都坐不稳。还是安心在这里养伤吧，我们虽然不管饱，但也饿不着。”康母补充说。

事实如此，叶郎中勉强留下了。

次日，康介白上山砍柴。叶郎中在祭台下趴了一夜，已是一身麻痹，想挪动身子，便从祭台下扶着墙壁到门口。

康母正在晒衣服，见叶郎中出门，吓了一跳，遂放下衣服，对他说：“先生不怕被人抓？大白天出来！快回去！”

这时有行人走过来，是犬养老爷手拿文明棍带着两个家丁路过。

康母赶紧叫叶郎中回屋去。叶郎中一瘸一拐，一个抽身，躲进祭台下，但是为时已晚，犬养老爷已经看到有人神色慌张地进屋，便跑过来盘问康母。康母吓得直哆嗦，不敢说话，只见两个家丁冲进屋里把郎中揪出，说道：“原来，这婆娘养汉！”

“不是这回事！”叶郎中只得大声解释，“不是这回事！”

家丁把叶郎中拖出屋外，犬养老爷发现是叶郎中，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大声说道：“大家看啊！人穷种变，偷人养汉，还是短衣帮的！”

顿时，一些行人围着看，康母愤怒辩解：“不是这样的，他是郎中，给我儿子看病的。”

犬养老爷揪起叶郎中，说道：“难怪昨天没有找到你！原来躲在这里享清福。”对家丁说道，“给我抓到衙门去。”

家丁捆起叶郎中就走。突然，康母不知哪来的勇气，挡在门口，拦住家丁，向他们求情：“郎中说不造反了，你们饶了他吧！”

犬养老爷举起文明棍，冷笑道：“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也给我抓到衙门去！”家丁闻得主子命令，马上如狼似虎地上前推扯康母。

康母被家丁连推带扯、百口污蔑，又气又怒，攀着门框不放，大声哭喊：“我没有偷人，没有犯法，我不去！”

家丁拖不动她，就抽了墙角的柴火棍去敲她抓门的手，喝骂：“偷人婢，不放手，打断你的狗爪子！”

康母挨了几棍，仍然不肯松手，边哭边争辩：“我没偷人！没犯法！”

家丁一时竟强不过这个小脚的柔弱妇人，恼羞成怒，龇牙大骂：“狗养的烂婊子！”双手高举柴棍猛地砸了下去，“咔”的一声，康母手骨应声而断，终于攀不住门框，退了半步。

那家丁还不解恨，劈头盖脸地往康母头上狠打几棍，又一脚踢上去，喝骂：“还不快滚！”

康母被那一脚踢得撞倒在门砖上，头上鲜血汨汨流出，把门口的一片地都染湿了，人却没有声息。

行人纷纷侧目，指责何犬养和家丁草菅人命。家丁又用脚踩了踩康母的头，见她真不动了，便大声说道：“你们看到了，这个偷人婢在装死放赖。”

犬养老爷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挥挥文明棍：“好了，老爷今天心情好，就让这怨婢得逞，我们去县衙。”说着令家丁押着郎中走了。

行人见康母奄奄一息，无人敢动，当中有人认识康家母子，便跑到街上给正在卖柴的康介白报信。康介白得信，半信半疑，提心吊胆地往家里冲，远远看见母亲浑身是血，倒在门口，吓得魂飞魄散，厉号一声：“娘！”

康母一动不动，头上的伤口血已流干，两眼却还睁着，死寂的眼珠空洞洞地对着爱子。也不知道她临死之时，有什么念头一闪而过——究竟是不甘被人污蔑，还是愤恶霸的欺凌，抑或是担心爱子，再没人约束。

康介白抱着母亲已经开始发冷的身体，涕泪如雨，眼睛红得滴下血来，一声声地惨号：“娘啊！娘！”

得到消息的乡邻纷纷赶来，见他这样，都不敢靠近，好一会儿才有素来交厚的老辈，壮着胆子劝他：“白奴，要想后事，先把你娘安置好吧！”

康介白木着脸，把母亲抱进屋里放在床上，跪在地上抹了把泪，硬邦邦地磕了几个响头，心中复仇的念头顿生：“报仇！我杀了犬养！”转身握着砍刀直追犬养老爷和家丁的去路。

叶郎中一路悲痛挣扎，走得慢，所以当何犬养和家丁押着他到县衙门口时，康介白便已追上。康介白见到杀母的仇人犬养，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还我娘命来！”

犬养闻声回头，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劈成两半。家丁吓得抱头鼠窜，要躲进县衙，康介白大步赶上，不等他们进门，一刀一个，了结了两个家丁的性命。

县衙守门的警察回过神来，挥着刀枪大喊大叫向康介白杀来。康介白眼红兴起，手起刀落把守门的警察砍倒，然后背起叶郎中往山上逃跑。

第二章 伏虎集

一

风景如画的西湖，游人如织。相比之下，烟霞山却寥落冷清，只有三两个香客一跪一拜，虔诚地爬着石级。山上云雾缭绕，让人觉得空灵幽远，仙气飘逸。

烟霞山西面荆棘深处的一块天然崖壁上镌刻着“师复墓”三个大字。身穿破旧洋学生服的康介白毕恭毕敬地跪在崖壁前，磕了三个头。随后拿出几本破书焚烧，待书烧尽，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铁酒壶，奠酒鞠躬。祭拜完，提着小藤箱子下了山。

坟墓主人是刘师复。

刘师复一生推崇无政府主义，认为强权违背人类互助的本性，是万恶之源，要使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废除国家和铲除一切强权。他希望通过平民大革命，推翻强权政府，建立人人自由，人人自治，没有剥削，也没有自私自利，唯有劳动与互助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祭奠的书是《伏虎集》——刘师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稿。

康介白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此前叶郎中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悔明社，送他到日本学习军事。

因此，康介白回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来拜祭。现在，他打算去北平工作，燕京大学胡说教授邀请他讲授无政府主义。

二

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熙熙攘攘，上演着一出出离别、团聚的大戏。康介白买了票，坐在僻静的位子等车。

“让一让，让一让！”此刻，一个标致的少爷，正提着柳条箱挤出人群，坐到长椅的另一端，理了理衣装，放下行李。

康介白无意中瞥了这位少爷一眼，此人虽面容憔悴，但其目光却如一股暖流，让他的心里莫名地泛起微微的波澜。康介白觉得少爷像一个人，一个非常熟识的人，一时间又想不起像谁。

少爷刚坐下，一个头戴报童帽的人突然蹿出，倏地拿起地上的柳条箱，跨过长椅便跑。少爷赶紧大喊抓贼，却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眼见贼人将走出大门，急得直落泪。

康介白已是不管世事的人了，但心里涌动的情愫，却让他禁不住为这位文弱的少爷伸把手。说时迟那时快，康介白已飞身把贼人截住。贼人出拳欲击。只见康介白出手更快，一手反扭住贼人的手臂，将贼人制伏在地上；另一只手捡起柳条箱，扔给惊慌失措的少爷。那贼人乘机一滚，溜走了。

少爷说声谢谢，康介白还以难得的一笑。

康介白上了火车，坐在位子上，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铁酒壶，拧开盖仰头喝酒，目光与对坐之人相撞：巧的是，他竟是刚才那位少爷！

少爷靠窗坐下，打开柳条箱拿出散发着馥味的包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是我的位子！你走开。”突然，一个身着新式学生装的少女也提着一个箱子挤了过来，拿出车票往少爷眼前一挥，大喊大叫，似乎怕他不肯让出。

少爷闻言转身，看了看座号，发现自己的位子在旁边，遂连忙道歉，起身让少女坐下。

那女学生风娇水媚，长得姣美动人，她瞧了少爷一眼，见是位无比标致俊秀的少年，不觉怦然心动，羞得面生桃花。但见他目不斜视，便也板着脸坐下，倚头看窗外。

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多，座位上挤满了人，过道也站满了人，站的、蹲的、坐在行李上的、爬入座位下的都有。康介白和少爷早已适应这种环境，纹丝不动，但那女学生却掩面摇头，几乎要把头伸到窗外。

突然，车厢的一头传来闹哄哄的声音，整个车厢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眼望去，只见候车室的贼人，带着七八个流氓怒气冲冲走过来，被踏挤的乘客敢怒而不敢言，唯恐躲让不及。很快，流氓们到了面前。

一个肥头大耳，戴着粗大金项链，手摇黑油纸扇的人，似乎是流氓之首。这个大流氓长得五大三粗，却摇着扇，操着娘娘腔，说道：“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欺负我的徒孙？”

贼人指着少爷说道：“他，就是他！”说着伸出鸡爪般的手，要抓少爷的衣领。

少爷看起来文弱，却不怕贼人，一手挡开他的脏手，呼地站起来，怒道：“你抢我的东西还有道理！”

女学生见有情况也站起来，为他辩理。

大流氓见还有一姣美女学生奉陪，不禁狞笑，尖声说道：“还是小公子带着小媳妇呢。”

女学生唰地满面羞红。“不干她的事！”少爷忙说道。

大流氓露出色心，挥扇直碰女学生的脸蛋，淫笑着：“小媳妇不要怕羞，跟爷们儿玩玩。”

少爷眼见女学生因自己受辱，不知哪来的勇气，挥拳直击大流氓的鼻子。大流氓未及防备，“哇”的一声，鼻血涌流。他捂着鼻子后退了两步，翘起兰花指，用扇子指了指少年，示意手下：“娘希匹，把这对小情人抓走。”

众流氓听到首领发话，张牙舞爪地向少爷直扑过来，女学生吓得抓着少爷的衣角，躲在他身后。少爷自是挺身而出，挥拳奋击，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眼看两人就要被抓去。

康介白忍无可忍，拍桌而起，把一口酒吐向当头流氓的脸上，起身一拳打倒流氓：“欺人太甚！”

贼人见又是康介白，如猴子又跳又蹿，对大流氓说道：“师爷爷，打我的就是他。师爷爷快给孩儿报仇！”

大流氓见康介白是事主，尖声招呼手下：“孩儿们上，给我打死这个小赤佬！”

众流氓向康介白扑来。康介白的身手甚是了得，拳打脚踢，左截右击，三下五去二便把他们打得鼻青眼肿、叫爷喊娘。康介白尽扫恶人，又像抓鸡一般提起大流氓呼道：“还敢耍流氓！”说着挥拳要打。



一个肥头大耳，戴着粗大金项链的人，说道：“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欺负我的徒孙？”
贼人指着少爷说道：“他，就是他！”